

談談米蘭昆德拉和藝術的媚俗

陳 萱

反對媚俗而又無法根除媚俗，無法選擇的歷史又正在被確定地選擇。這是廢話白說還是大辯難言？昆德拉像為數不很多某些作家一樣，啞默中含有嚴酷的真理，雄辯中伏有美麗的謊言，困惑的目光觸及到一個個兩疑的悖論。

韓少功

前情提要

米蘭·昆德拉的《生命不能承受之輕》是一本以哲學議題、複雜的愛情角色、並以布拉格之春時期作為歷史時代背景的小說。小說中主要的故事線環繞在三位男女主身上：托瑪士、特麗莎以及薩賓娜。男主角是四處留情的風流男子，與特麗莎是情婦關係，卻同時與其他女子有著曖昧不明的發展，其中包含薩賓娜。此書提及的哲學概念有許多，包含尼采的永劫回歸、輕與重，以及媚俗(kitsch)昆德拉使用媚俗一詞，在書中提及「媚俗」在政治裡的專制。主角之一的薩賓娜在書中裡，或許是大聲的說出昆德拉對於媚俗的見解：

「我不是反對共產主義 我只是反對媚俗」

在昆德拉筆下，政客們將媚俗發揮在激發人們集體的情緒，然而背後的邪惡力量是極權主義的操控(totalitarian)，諷刺的是，身而為人，媚俗根植於人性中；而媚俗總是「激發群體的眼淚」，藝術中的媚俗亦然：Clement Greenberg，二十世紀的藝術評論家，也曾經大肆批評媚俗，認為消費主義導致大眾的品味下降，總是取悅大眾。故媚俗往往是負面的，是藝術語境中次等的文化現象。本文欲梳理媚俗一字在 Greenberg 與昆德拉筆下的藝術及政治意涵並分析兩者之概念。

藝術的 kitsch：現代社會中的通病？

「媚俗」一詞來自十九世紀。在德語中是「塗抹」或「玩泥巴」的意思，便可以理解所討論的「泥巴」是情感，而與情感混在一起不可避免地會讓人有骯髒的聯想(Soloman, 1991)，故在藝術的論述中，往往被視為品味較低的藝術形式，或是模仿既有的藝術作品，缺乏原創性、流於表面，濫情式的討好大眾套用公式化的形式，商業化且俗氣的引起大眾的共鳴，且通常會以大量的方式進行生產。Clement Greenberg(1939)曾批評，他認為媚俗是「機械的，是按公式運作的，是媚俗是替代

的經驗和虛假的感覺……它是我們這個時代生活中所有虛假事物的縮影」。稱一件(糟糕的)藝術作品「媚俗」不僅是譴責其技巧；也是質疑藝術家的動機和觀眾對於藝術的情感成熟度。(Soloman, 1991)若是根據 Clement Greenberg 的《前衛與媚俗》(Avant-Garde and Kitsch)，他曾經提到：「媚俗根據風格所做變化，但本質始終保持不變。媚俗只是一個生命裡虛假成分的時代縮影。並除了顧客的錢之外，什麼都不要，甚至是他們的時間。」換言之，媚俗經常與真實的美感與藝術價值背道而馳，與現代化(modernity)以及隨之發展的消費文化(consumer culture)有很大的關係。當藝術剩下討好和迎合，並淪為迎合大眾的形式，卻不帶有真正的藝術價值時，是否還能稱之為藝術？固然，品味有很多種，品味也是個體主觀的延伸，當然可以因人而異，品味的好與壞之分也有可能不過是認知上的不同而已嗎？所以，媚俗錯在哪裡？

媚俗並不等於「不好的品味」的藝術品，而是其往往與情緒牽扯上了關係：控制、操作喚起「廉價」或「輕鬆」或「膚淺」情緒。除此之外，它將我們的注意力從現實世界轉移開，取而代之的是用毫不費力的舒適來撫慰我們(Soloman, 1991)。

若以前衛藝術(avand garde)概念解釋：「藝術的力量一定是社會、政治和經濟改革最直接、最快的方式」反之，媚俗是運用表象的「大家都喜歡」建構我們對於藝術的現實。同時，

媚俗也沿用政治的論述，是政客作為宣傳的手段，是控制人心工具。

「媚俗鼓勵極權主義的用另一種廉價方式政權試圖討好他們的臣民」

Clement Greenberg

米蘭·昆德拉的媚俗：道德和情緒的美學操弄

「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種大眾可以分享的東西。媚俗可以無需依賴某種非同尋常的情勢，是銘刻在人們記憶中的某些基本印象把它派生出來的：忘恩負義的女兒，被冷落了的父親，草地上奔跑的孩子，被出賣的祖國，第一次戀情。

媚俗引起兩種前後緊密相連的流淚。第一種眼淚說：看見孩子們在草地上奔跑者，多好啊！第二種眼淚說：和所有人類在一起，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們所感動，多好啊！

而第二種的眼淚，使媚俗更加媚俗。」

《生命不能承受之輕》

由上述的段落可以明白，媚俗之所以媚俗在於「和所有人類在一起」；這便是情緒所控制所謂的群體的眼淚。前面提到的媚俗是迎合大眾的藝術形式，那便可以解釋媚俗與情緒之間的關聯性：利用我們便宜、廉價的情緒。昆德拉沿用媚俗來解釋極權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。簡單來說，若我們從政治面向來理

解 kitsch，在昆德拉的筆下有主動與被動兩種意涵，從主動面來說，政府或政黨是主導和壓迫；而從被動面來說，人民是配合和盲從。中文目前並沒有完全貼切的字來翻譯政治 kitsch，其比較接近「意識型態」(idéologie)的涵義。(沈中衡, 2011)

也就是說，意識形態的概念變成某種程度上的感官煽動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媚俗的多愁善感會受到譴責，在這裡不是指多愁善感不好，而是媚俗牽動的是情緒：政治介入美學，當個體的多愁善感的面相受到外在的控制，認知和體驗成為迎合整體的工具，個體的感動變成諂媚和表象的一場演出，那便是過多的媚俗情感了。那麼，媚俗便可以告訴你如何回應生命，是一種集體的情緒控制，在極權主義的專制之下，我們便需「無條件的認可生命」，然而，米蘭昆德拉說：「媚俗起源於無條件地認可生存。」問題便出現了，媚俗否決掉了關於世界上所有糟糕的、噁心的、消極的、暴力的、令人沮喪的事情。如書中描述到共產主義的閱兵場景，當人們呼喊的不是「共產主義萬歲」，而是「生活萬歲」時，「媚俗將一切人類存在本質上不可接受的事物排除在其範圍之外」這便是媚俗的審問，在單一權力壟斷下，我們會發現自己處於極權主義的媚俗領域。

一場與美的詭辯

身處於視覺主導的時代，看似充斥於過多的圖像及爆炸的資訊量；在媚俗所包裝的糖衣之下，我們往往不自覺陷入片面的單一價值觀，或是流於表面、公式化的藝術形式。或許人類的意識裡存有集體意識，多愁善感沒有錯，而是必須反對媚俗的專制。身而為人，我們或許曾經媚俗過，卻要時時刻刻記得做出最勇敢的懷疑。

參考文獻

1. Solomon, R. C. (1991). On Kitsch and Sentimentality. *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*, 49(1), 1–14. <https://doi.org/10.2307/431644>
2.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/ 米蘭·昆德拉作；韓少功譯
3. 沈中衡(Raymond SHEN). (2011). 昆德拉小說中之 kitsch 概念分析：以臺灣獨立運動為例. *哲學與文化 /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*, 38:9=448, 099-117.

(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碩士生)